

○代州民 唐代州民有一女，其兄遠戍不在，母與女獨居。忽見菩薩乘雲而至，謂母曰：「汝家甚善，吾欲居之，可速修理，尋當來也。」村人競往。處置適畢，菩薩馭五色雲來，下其室。村人供養甚眾。仍敕眾等不令有言，恐四方信心，往來不止。村人以是相戒，不說其事。菩薩與女私通有娠。

經年，其兄還，菩薩云：「不欲見男子。」令母逐之。兒不得至，因傾財求道士。久之，有道士為作法，竊視菩薩，是一老狐，乃持刀入，砍殺之。

○馮玠

唐馮玠者，患狐魅疾。其父後得術士，療玠疾。魅忽啼泣謂玠曰：「本圖共終，今為術者所迫，不復得在。」流淚經日，方贈玠衣一襲，云：「善保愛之，聊為久念耳。」玠初得，懼家人見，悉卷書中。疾愈，入京應舉，未得開視。及第後，方還開之，乃是紙焉。

○賀蘭進明

唐賀蘭進明為御史在京，其兒子莊在睢陽，為狐所媚，每到時節，狐新婦恒至京宅，通名起居，兼持賀遺及問訊。家人或有見者，狀貌甚美。至五月五日，自進明已下，至其僕隸，皆有續命物。家人以為不祥，多焚其物。狐悲泣云：「此並真物，奈何焚之？」其後所得，遂以充用。後家人有就狐求漆背金花鏡者，狐入人家偷鏡，掛項，緣牆行，為主人家擊殺。自爾怪絕焉。

○崔昌

唐崔昌在東京莊讀書，有小兒顏色殊異，來止庭中。久之，漸升階，坐昌牀頭。昌不之顧，乃以手卷昌書。昌徐問：「汝何人斯，來何所欲？」小兒云：「本好讀書，慕君學問爾。」昌不之卻，常問文義，甚有理。

經數月，日暮，忽扶一老人乘醉至昌所。小兒暫出，老人醉吐人之爪髮等，昌甚惡之。昌素有所持利劍，因斬斷頭，成一老狐。頃之，小兒至，大怒云：「君何故無狀殺我家長？我豈不能殺君，但以舊恩故爾！」大罵出門，自爾乃絕。

○長孫甲

唐坊州中部縣令長孫甲者，其家篤信佛道。異日齋次，舉家見文殊菩薩乘五色雲從日邊下。須臾，至齋所簷際，凝然不動。合家禮敬懇至，久之乃下。其家前後供養數□日。唯其子心疑之，入京求道士為設禁，遂擊殺狐。令家奉馬一匹，錢五□千。

後數□日，復有菩薩乘雲來至，家人敬禮如故。其子復延道士，禁咒如前。盡□餘日，菩薩問道士：「法術如何？」答曰：「已盡。」菩薩云：「當決一頓。」因問道士：「汝讀道經，知有狐剛子否？」答云：「知之。」菩薩云：「狐剛子者，即我是也。我得仙來，已三萬歲。汝為道士，當修清淨，何事殺生？且我子孫，為汝所殺，寧宜活汝耶！」因杖道士一百，畢，謂令曰：「子孫無狀，至相勞擾，慚愧何言？當令君永無災橫，以此相報。」顧謂道士：「可即還他馬及錢也。」言訖，飛去。

○王老

唐睢陽郡宋王冢旁有老狐，每至衙日，邑中之狗，悉往朝之。狐坐冢上，狗列其下。

東都王老有雙犬能咋魅，前後殺魅甚多，宋人相率以財僱犬咋狐。王老牽犬往，犬乃逕詣諸犬之下，伏而不動。大失宋人之望。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，相戲云：「取睢陽野狐犬。」

○劉眾愛

唐劉全白說云：

其乳母子眾愛，少時，好夜中將網斷道，取野豬及狐狸等。全白莊在岐下。後一夕，眾於莊西數里下網，已伏網中，以伺其至。暗中聞物行聲，覘見一物，伏地窺網。因爾起立，變成緋裙婦人，行而違網。至愛前車側，忽捉一鼠食。愛連呵之，婦人忙遽入網，乃棒之致斃，而人形不改。愛反疑懼，恐或是人，因和網沒漚麻池中。夜還與父母議。及明，舉家欲潛逃去，愛竊云：「寧有婦人食生鼠，此必狐耳。」復往麻池視之，見婦人已活。因以大斧自腰後斷之，便成老狐。愛大喜，將還村中。

有老僧見狐未死，勸令養之，云：「狐口中媚珠，若能得之，當為天下所愛。」以繩縛狐四足，又以大籠罩其上，養數日，狐能食。僧用小罐口窄者，埋地中，令口與地齊，以兩截豬肉，炙於罐中。狐愛炙而不能得，但以口囓罐，候炙冷，復下兩瓣。狐涎沫久之，炙與罐滿，狐乃吐珠而死。珠狀如棋子，通圓而潔，愛母帶之，大為其夫所貴。

○王黯

王黯者，結婚崔氏。唐天寶中，妻父士同為沔州刺史。黯隨至江夏，為狐所媚，不欲渡江。發狂大叫，恒欲赴水。妻屬惶懼，縛黯著牀檣上。舟行半江，忽爾欣笑，至岸，大喜曰：「本謂諸女郎輩不隨過江，今在州城上，復何慮也！」士同蒞官，便求術士。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，士同延至。入，令堂中悉施牀席，置黯於屋西北廂，家人數□持更迭守。已於堂外，別施一牀，持弓矢以候狐。

至三夕，忽云：「諸人得飽睡已否？適已中狐，明當取之。」眾以為狂而未之信。及明，見窗中有血，眾隨血去，入大坑中，草下見一牝狐，帶箭垂死。黯妻燒狐為灰。服之至盡，自爾得平復。

後為原武縣丞，在廳事，忽見老狐奴婢，詣黯再拜。云：「是大家阿奶。往者娘子枉為崔家殺害，翁婆追念，未嘗離口，今欲將小女更與王郎續親，故令申意，兼取吉日成納。」黯甚懼，許以厚利，求其料理。遽出羅錦□餘匹，於通衢焚之。老奴乃謂其婦云：「天下美丈夫亦復何數，安用王家老翁為女婿？」言訖不見。

○孫甌生

唐道士孫甌生，本以養鷹為業。後因放鷹入一窟，見狐數□枚讀書，有一老狐當中坐，迭以傳授。甌生直入，奪得其書而還。明日，有□餘人持金帛詣門求贖，甌生不與。人云：「君得此，亦不能解用之。若寫一本見還，當以口訣相授。」甌生竟傳其法，為世術士。狐初與甌生約，不得示人，若違者，必當非命。天寶末，玄宗固就求之，甌生不與，竟而伏法。

○王璿

唐宋州刺史王璿，少時儀貌甚美，為牝狐所媚。家人或有見者，風姿端麗，雖僮幼遇之者，必斂容致敬，自稱新婦，抵對皆有理。由是人樂見之。每至端午及佳節，悉有贈儀相送，云：「新婦上某郎某娘續命。」眾人笑之，然所得甚眾。後璿職高，狐乃不至。蓋其祿重，不能為怪。

○宋溥

宋溥者，唐大歷中為長城尉。自言，幼時與其黨暝投野狐，數夜不獲。後因月夕，復為其事。見一鬼戴笠騎狐，唱《獨盤子》。至投所，狐欲入投，鬼乃以手搭狐頰，因而復回。如是數四。其後夕，溥復下投伺之，鬼又乘狐，兩小鬼引前，往來投所。溥等無所獲而止。

有談眾者亦云，幼時下投，忽見一老人扶杖至己所止樹下，仰問：「樹上是何人物？」眾時尚小，甚惶懼，其兄因怒罵云：「老野狐，何敢如此！」下樹逐之，狐遂變走。

○李馨

東平尉李馨初得官，自東京之任，夜投故城。店中有故人賣胡餅為業，其妻姓鄭，有美色。李目而悅之，因宿其舍，留連數

日。乃以□五千轉索胡婦。既到東平，寵遇甚至。性婉約，多媚黠風流，女工之事，罔不心了，於音聲特究其妙。在東平三歲，有子一人。

其後李充租綱入京，與鄭同還，至故城，大會鄉里，飲宴累□餘日。李催發數四，鄭固稱疾不起，李亦憐而從之。又□餘日，不獲已，事理須去。行至郭門，忽言腹痛，下馬便走，勢疾如風。李與其僕數人極馳，追不能及，便入故城。轉入易水村，足力少息，李不能捨，復逐之。垂及，因入小穴。極聲呼之，寂無所應。戀結悽愴，言發淚下。會日暮，村人為草塞穴口，還店止宿。及明，又往呼之，無所見，乃以火熏。久之，村人為掘深數丈，見牝狐死穴中，衣服脫卸如蛻，腳上著錦襪。李歎息良久，方埋之。歸店，取獵犬噬其子，子略不驚怕，便將入都，寄親人家養之。

輪納畢，復還東京，婚於蕭氏。蕭氏常呼李為「野狐婿」，李初無以答。一日晚，李與蕭攜手歸房狎戲，復言其事。忽聞堂前有人聲，李問：「阿誰夜來？」答曰：「君豈不識鄭四娘耶？」李素所鍾念者，聞言，遽欣然躍起，問：「鬼乎？人乎？」答云：「身即鬼也。」欲近之而不能。四娘因謂李：「人神道殊，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？且所生之子遠寄人家，其人皆言狐生，不給衣食，豈不念乎！宜早為撫育，九泉無恨也。若夫人云云相侮，又小兒不收，必將為君之患。」言畢不見。蕭遂不復敢說其事。唐天寶末，子年□餘，甚無恙。

○李萇

唐天寶中，李萇為絳州司士，攝司戶事。舊傳此闕素凶，廳事若有小孔子出者，司戶必死，天下共傳「司戶孔子」。萇自攝職，便處此廳。□餘日，兒年□餘歲，如廁，有白裙婦人持其頭將上牆，人救獲免，忽不復見。萇大怒罵，空中以瓦擲中萇手。表弟崔氏，為本州參軍，是日至萇所，言：「此野狐耳。曲沃饒鷹犬，當大致之。」俄又擲糞於崔杯中。

後數日，犬至，萇大獵，獲狐數頭，懸於檐上。夜中，聞檐上呼「李司士」，云：「此是狐婆作祟，何以枉殺我娘？兒欲就司士一飲，明日可具觴相待。」萇云：「己正有酒，明早來。」及明，酒具而狐至。不見形影，具聞其言，萇因與交杯。至狐，其酒翕然而盡。狐累飲三斗許，萇唯飲二升。忽言云：「今日醉矣，恐失禮儀，司士可罷。狐婆不足憂矣，明當送法禳之。」

翌日，萇將入衙，忽聞檐上云：「領取法。」尋有一團紙落。萇便開視，中得一帖。令施燈於席，席後乃書符，符法甚備。萇依行之，其怪遂絕。

○忻州刺史

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闕，前後歷任多死。高宗時，有金吾郎將來試此官。既至，夜獨宿廳中。二更後，見簷外有物，黑色，狀如大船，兩日相去數丈。刺史問：「為何神？」答云：「我是大蛇也。」刺史令其改貌相與語，蛇遂化作人形，來至廳中。乃問：「何故殺人？」蛇云：「初無殺心，其客自懼而死爾。」又問：「汝無殺心，何故數見形軀？」曰：「我有屈滯，當須府主謀之。」問：「有何屈？」曰：「昔我幼時，曾入古冢。爾來形體漸大，求出不得。狐兔狸貉等，或時入冢，方得食之。今長在土中，求死不得，故求於使君爾。」問：「若然者，當掘出之，如何？」蛇云：「我逶迤已□餘里，若欲發掘，城邑俱陷。今城東有王村，村西有楸樹，使君可設齋戒，人掘樹深二丈，中有鐵函，開函視之，我當得出。」言畢辭去。

及明，如言往掘，得函。歸廳開之，有青龍從函中飛上天，逕往殺蛇，首尾中分。蛇既獲死，其怪遂絕。

○餘乾縣令

鄱陽餘乾縣令，到官數日輒死。後無就職者，宅遂荒。先天中，有士人家貧，來為之。既至，吏人請令居別廨中。令因使治故宅，剪薙榛草，完葺牆宇。令獨處其堂，夜列燭伺之。

二更後，有一物如三斗白囊，跳轉而來牀前，直躍升几上。令無懼色，徐以手振觸之，真是韋囊而盛水也。乃謂曰：「為吾徙燈直西南隅。」言訖而燈已在西南隅。又謂曰：「汝可為吾按摩。」囊轉側身上而甚便暢。又戲之曰：「能使我牀居空中否？」須臾，已在空中。所言無不如意。將曙，乃躍去。令尋之，至舍池旁遂滅。

明日，於滅處視之，見一穴，纔如蟻孔。掘之，長丈許而孔轉大，圍三尺餘，深不可測。令乃敕令多具鼎鑊樵薪，悉汲池水為湯，灌之。可百餘斛，穴中雷鳴，地為震動。又灌百斛，乃怙然無聲。因並力掘之，數丈，得一大蛇，長百餘尺，旁小者巨萬計，皆並命穴中。令取大者脯之，頒賜縣中。後遂平吉。

○張騎士

張騎士者自云：「幼時隨英公李勣渡海，遇風，□餘日，不知行幾萬里。風靜不波，忽見二物黑色，頭狀類蛇，大如巨船，其長望而不極。須臾，至船所，皆以頭繞船橫推，其疾如風。舟人惶懼，不知所抗，已分為所啖食，唯念佛求速死耳。久之，到一山，破船如積，各自念云：『彼人皆為此物所食。』須臾，風勢甚急，顧視船後，復有三蛇，追逐亦至，意如爭食之狀。二蛇放船，回與三蛇鬥於沙上，各相蜿蜒於孤島焉。舟人因是乘風舉帆，遂得免難。後數日，復至一山，遙見煙火，謂是人境。落帆登岸，與二人同行。門戶甚大，遂前款關。有人，長數丈，通身生白毛，出見二人，食之。一人遽走至船所，纔上船，未及開，白毛之士走來牽纜，船人人各執弓刀斲射之，累揮數刀，然後見釋。離岸一里許，岸上已有數□頭，戟手大呼。因又隨風飄帆五六日。遙見海島，泊舟問人，云是清遠縣界，屬南海。」

○至相寺賢者

長安至相寺有賢者，自□餘歲，便在西禪院修道。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，賢者初修道時，蛇大一圍，及後四□餘年，蛇如堂柱。人蛇雖相見，而不能相惡。開元中，賢者夜中至佛堂禮拜，堂中無燈，而光粲滿堂，心甚怪之。因於蛇出之處，得逕寸珠，至市高舉價，冀其識者。數日，有胡人交市，定還百萬。賢者曰：「此夜光珠，當無價，何以如此酬直？」胡云：「蚌珠則貴，此乃蛇珠，多至千貫。」賢者歎伏，遂賣焉。

○李齊物

河南尹李齊物，天寶中，左遷竟陵太守。郡城南樓有白煙，刺史不改即死，士人以為常占。齊物被黜，意甚恨恨，樓中忽出白煙，乃發怒云：「吾不畏死，神如余何！」使人尋煙出處，云：「白煙悉白蟲，恐是大蛇。」齊物令掘之，其孔漸大，中有大蛇，身如巨甕。命以鑊煎油數□斛，沸則灼之。蛇初雷吼，城堞震動，經日方死。乃使人下塹塞之。齊物亦更無他。

○嚴挺之

嚴挺之為魏州刺史，初到官，臨廳事。有小蛇從門入，至案所，以頭枕案。挺之初不達，遽持牙笏，壓其頭下地，正立凝想。頃之，蛇化成一符，挺之意是術士所為，尋索無獲而止。

○天寶樵人

天寶中，有樵人入山醉臥，為蛇所吞。其人微醒，怪身動搖，開視不得，方知為物所吞。因以樵刀畫腹，得出之。眩然迷悶，久之方寤。其人身爾半身皮脫，如白風狀。

○張鎬

洪州城自馬瑗置立後，不復修葺，相傳云，修者必死。永泰中，都督張鎬修之不疑。忽城西北陬遇一大坎，坎中見二蛇，一白一黑，頭類牛，形如巨甕，長六□餘尺，蜿蜒在坑中。其餘小蛇不可勝數。遽以白鎬，鎬命逐之出。乃以竹篾縛其頭，牽之。蛇初不開目，隨牽而出。小蛇甚多，軍人或有傷其小者□餘頭，然猶大如飲碗。二蛇相隨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，池水深數丈，其龜皆走出上岸，為人所獲。魚亦鼓鰓出水，須臾皆死。後七日，鎬薨。判官鄭從，南昌令馬皎，二子相繼而卒。

○海州獵人

海州人以射獵為事。曾於東海山中射鹿，忽見一蛇，黑色，大如連山，長近□丈，兩目成日，自海而上。人見蛇驚懼，知不免

死，因伏念佛。蛇至人所，以口銜人及其弓矢，渡海而去。遙至一山，置人於高巖之上。俄而復有一蛇自南來，至山所，狀類先蛇而大倍之。兩蛇相與鬥於山下，初以身相蟠纏，久之，口相噬。射士知其求己助，乃傳藥矢，欲射之。大蛇先患一目，人乃復射其目，數矢累中。久之，大蛇遂死，倒地上。小蛇首尾俱碎，乃銜大真珠瑟瑟等數斗，送人歸至本所也。

○擔生

昔有書生，路逢小蛇，因而收養。數月漸大，書生每自擔之，號曰「擔生」。其後不可擔負，放之范縣東大澤中。四□餘年，其蛇如覆舟，號為「神蟒」。人往於澤中者，必被吞食。書生時以老邁，途經此澤畔，人謂曰：「中有大蛇食人，君宜無往。」時盛冬寒甚，書生謂冬月蛇藏，無此理，遂過大澤。行二□里餘，忽有蛇逐，書生尚識其形色，遙謂之曰：「爾非我擔生乎？」蛇便低頭，良久方去。回至范縣，縣令問其見蛇不死，以為異，繫之獄中，斷刑當死。書生私忿曰：「擔生，養汝翻令我死，不亦劇哉！」其夜，蛇遂攻陷一縣為湖，獨獄不陷，書生獲免。

天寶末，獨孤暹者，其舅為范令，三月三日與家人於湖中泛舟，無故覆沒，家人幾死者數四也。

○蒲州人

蒲州人穿地作井，坎深丈餘，遇一方石而不及泉。欲去石更鑿，忽墮深坑，蟄蛇如覆舟，小者與凡蛇等。其人初甚驚懼，久之稍熟。饑無所食，其蛇咬氣，因亦效之，遂不復饑。積累月，聞雷聲，初一聲，蛇乃起首，須臾悉動，頃之散去。大者前去，相次出復入。人知不害己，乃前抱其項，蛇遂逕去。緣上白道，如行□里，前有烽火，乃致人於地而去。人往借問烽者，云是平州也。

○戶部令史妻

唐開元中，戶部令史妻有色，得魅疾而不能知之。家有駿馬，恒倍芻秣而瘦劣愈甚。以問鄰舍胡人，胡亦術士，笑云：「馬行百里猶勁，今反行千里餘，寧不瘦耶？」令史言：「初不出入，家又無人，曷由至是？」胡云：「君每入直，君妻夜出，君自不知。若不信，至入直時，試還察之，當知耳。」令史依其言，夜還，隱他所。一更，妻做靚妝，令婢鞍馬，臨階御之。婢騎掃帚隨後，冉冉乘空，不復見。令史大駭。明往見胡，瞿然曰：「魅，信之矣。為之奈何？」胡令更一夕伺之。

其夜，令史歸堂前幕中。妻頃復還，問婢：「何以有生人氣？」令婢以掃帚燭火，遍然堂廡。令史狼狽入堂大甕中。須臾，乘馬復往。「適已燒掃帚，無復可騎。」妻云：「隨有即騎，何必掃帚？」婢倉卒，遂騎大甕隨行。令史在甕中，懼不敢動。須臾，至一處，是山頂林間，供帳簾幕，筵席甚盛。群飲者七八輩，各有匹偶。座上宴飲，合昵備至，數更後方散。婦人上馬，令婢騎向甕。婢驚云：「甕中有人！」婦人乘醉，令推著山下。婢亦醉，推令史出，令史不敢言，乃騎甕而去。

令史及明都不見人，但有餘煙燼而已。乃尋徑路，崎嶇可數□里，方至山口。問其所，云是閬州，去京師千餘里。行乞辛勤，月餘，僅得至舍。妻見驚問：「久之何所來？」令史以他答。復往問胡，求其料理。胡云：「魅已成，伺其復去，可遽縛取，火以焚之。」聞空中乞命，頃之，有蒼鶴墮火中焚死。妻疾遂愈。

○盧融

開元初，范陽盧融病中獨臥，忽見大鳥自遠飛來。俄止庭樹，高四五尺，狀類鴉，目大如桮，觜長尺餘，下地上階，頃之，入房登牀。舉兩翅，翅有手，持小槍，欲以擊融。融伏懼流汗。忽復有人從後門入，謂鳥云：「此是善人，慎勿傷也。」鳥遂飛去，人亦隨出。融疾自爾永差。

○王緒

天寶末，臺州錄事參軍王緒病將死，有大鳥飛入緒房。行至牀所，引觜向緒聲云：「取，取。」緒遂卒。

○南海大魚

嶺南節度使何履光者，朱崖人也。所居傍大海，云親見大異者有三。

其一曰，海中有二山，相去六七百里，晴朝遠望，青翠如近。開元末，海中大雷雨，雨泥，狀如吹沫，天地晦黑者七日。人從山邊來者云：「有大魚，乘流入二山，進退不得。久之，其鯢掛一崖上，七日而山拆，魚因爾得去。」雷，魚聲也；雨泥是口中吹沫也；天地黑者，是吐氣也。

其二曰，海中有洲，從廣數千里。洲上有物，狀如蟾蜍，數枚，大者周回四五百里，小者或百餘里。每至望夜，口吐白氣，上屬於月，與月爭光。

其三曰，海中有山，周回數□里。每夏初，則有大蛇如百仞山，長不知幾百里。開元末，蛇飲其海，而水減者□餘日，意如渴甚，以身繞一山數□匝，然後低頭飲水。久之，為海中大物所吞。半日許，其山遂拆，蛇及山被吞俱盡。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。

○鯉魚

開元中，臺州臨海，大蛇與鯉魚鬥。其蛇大如屋，長繞孤島數匝，引頭向水；其魚如小山，鬚目皆赤，往來五六里，作勢交擊。魚用鱗鬚上觸蛇，蛇以口下咋魚，如是鬥者三日，蛇竟為魚觸死。

○南海大蟹

近世，有波斯常云，乘舶泛海，往天竺國者已六七度。其最後，舶漂入大海，不知幾千里，至一海島。島中見胡人，衣草葉，懼而問之。胡云：「昔與同行侶數□人漂沒，唯己隨流得至於此，因爾採木實草根食之，得以不死。」其眾哀焉，遂舶載之。胡乃說：「島上大山，悉是車渠、瑪瑙、玻璃等諸寶，不可勝數。」舟人莫不棄己賤貨取之。既滿船，胡令：「速發！山神若至，必當懷惜。」於是隨風掛帆，行可四□餘里。遙見峰上有赤物如蛇形，久之漸大。胡曰：「此山神惜寶，來逐我也，為之奈何！」舟人莫不戰懼。俄見兩山從海中出，高數百丈。胡喜曰：「此兩山者，大蟹螯也。其蟹常好與山神鬥，神多不勝，甚懼之。今其蟹出，無憂矣。」大蛇尋至蟹許，盤鬥良久，蟹夾蛇頭，死於水上，如連山。船人因是得濟也。

○謝二

唐開元時，東京士人以遷歷不給，南游江淮，求丐知己。困而無獲，徘徊揚州久之。同亭有謝二者，矜其失意，恒欲恤之。謂士人曰：「無爾悲為，若欲北歸，當有三百千相奉。」及別，以書付之曰：「我宅在魏王池東。至池，叩大柳樹，家人若出，宣付其書，便取錢也。」士人如言，逕叩大樹。久之，小婢出，問其故，云：「謝二令送書。」忽見朱門白壁，婢往卻出，引入。見姥充壯，當堂坐，謂士人曰：「兒子書勞君送，令付錢三百千，今不違其意。」及人出，已見三百千在岸，悉是官家排斗錢，而色小壞。士人疑其精怪，不知何處得之，疑用恐非物理，因以告官，具言始末。河南尹奏其事，皆云：「魏王池中有一竈窟，恐是耳。」有敕，使擊射之。得崑崙數□人，悉持刀槍，沉入其窟，得竈大小數□頭。末得一竈，大如連牀，官皆殺之，得錢帛數千事。

其後五年，士人選得江南一尉，之任。至揚州市中東店前，忽見謝二，怒曰：「於君不薄，何乃相負以至於斯？老母家人皆遭非命，君之故也！」言訖辭去。士人大懼，□餘日不之官。徒侶所促，乃發。行百餘里，遇風，一家盡沒。時人云：「以為謝二所損也。」

○荊州漁人

唐天寶中，荊州漁人得釣青魚，長一丈，鱗上有五色圓花，異常端麗。漁人不識，以其與常魚異，不持詣市，自烹食，無味，頗怪焉。

後五日，忽有車騎數□人至漁者所。漁者驚懼出拜，聞車中怒云：「我之王子，往朝東海，何故殺之？我令將軍訪王子，汝又殺之。當令汝身崩潰分裂，受苦痛如王子及將軍也。」言訖，呵漁人，漁人倒，因大惶汗，久之方寤。家人扶還，便得癩病。□餘日，形體口鼻手足潰爛，身肉分散。數月方死也。

○劉彥回

唐劉彥回父為湖州刺史，有下寮於銀坑得一龜，長一尺，持獻刺史。群官畢賀，云：「得此龜，食，壽一千歲。」使君謝已非其人，故自騎馬，送龜即至坑所。其後□餘年，刺史亡。彥回為房州司士，將家屬之官。屬山水泛溢，平地盡沒，一家惶懼，不知所適。俄有大龜來引其路，彥回與家人謀曰：「龜乃靈物，今來相導。狀若神。」三□餘口隨龜而行，悉是淺處，歷□餘里，乃至平地，得免水難。舉家驚喜，亦不知其由。至此夕，彥回夢龜云：「已昔在銀坑，蒙先使君之惠，故此報恩。」